U
101
Y8
1639
v. 11

LIBRARY
MAY 7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宋太祖計下太原

乾德二年、趙普既相、帝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數微行過功臣家、普每朝退、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帝不出、久之、聞扣門聲、普亟出、帝立風雪中、普惶恐迎拜、帝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共於（與撫蔞滹沱氣象不同、此却不必）普堂中設重裀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

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安一榻之外皆它人家也（近代召對不能盡下情徒具文耳）普曰陛下欲南征北伐耶願聞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北漢主劉鈞）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諸國蜀孟昶南漢劉鋹南唐元宗）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

本朝陳仁錫曰輕視太原宋卒見逼于北虜後人不無遺恨

選諸州軍入衛

宋太祖乾德三年、自潞州還、以大梁爲東京、洛陽爲西京、選諸道兵入補禁衛、先是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爲上軍、而命諸州長吏選所部內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爲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卽送闕下、又懲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逸、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于驕惰、皆趙普之謀也

不能不費餉

芑山氏曰。建隆三年。太祖謂趙普曰。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鬭戰不息。吾欲息兵。爲國家久長計。其道何如。普曰。此無它。方鎮大重。君弱臣強而已。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安矣。乾德元年。又以文臣知州事。五代諸侯彊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鎮受代。先命近臣諭旨。且發兵備之。尚有不奉詔者。宋初異姓王及宰相者。不下數十人。太祖用普謀。或因其卒。或因遷徙致仕。或因遙領它職。皆以文臣代之。又置諸州通判。

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乾德三年又置諸路轉運使自唐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五代藩鎮益強率令部曲主場務厚斂以入已而輸貢有數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自是財

利盡歸于上矣。繇此觀之。太祖當日所制禦藩鎮。非止選兵入衛一端。然藩鎮之害除。而宋之弱實因于此。所謂有治法無治人也。

卓菴氏曰。法立弊生。終是後人奉行之過。宋祖起五季之後。計不得不出此。使逆慮後世將分兵弱。一遵五代之制。則唐時諸鎮。非不強。天寶貞元之閒國勢。又何如哉。論者以靖康之禍。謂太祖過削藩鎮所致。愚不敢以爲然。

樊若水議取江南

宋太祖開寳七年遣曹彬將兵伐江南彬等敗江南軍于采石擒兵馬部署楊收都監孫震等千人獲馬三百匹初江南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歸

此輙耕太息者之所以可慮也

宋乃漁釣於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其中維南岸疾棹抵北岸凡十數往返得其江之廣狹因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帝然之遣高品石全振往荆州淛造黄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荆渚而下及命曹彬等出師乃遣八作使

客

郝守濬等率丁匠營之議者謂江濶水深自古未有迂儒泥古之癖作浮梁濟者帝不聽擢若水為右贊善大夫及師南下以若水為鄉導既克池州即用為知州若水請試舟乃先試於石牌口移置采石不差尺寸潘美因帥兵渡江若履平地時江南久不用兵老將皆没主兵者多新進聞兵興踴躍言利害者日數十人李煜初聞宋作浮梁語其臣張洎洎對曰載籍以來長江無後儒誤載籍類如此為梁之事煜曰吾亦以為兒戲耳宋師將渡江煜以鎮海節度使同平章事鄭彥華督水軍萬人都虞侯

彬與領步軍萬人同逆宋師將行江南主誠之曰兩軍水陸相濟無不捷矣彥華以戰艦鳴鼓泝流而上急趨浮梁潘美麾兵擊敗之真以所部接戰彥華不能救亦敗金陵始戒嚴益募民爲兵民以財粟獻者官爵之

芑山氏曰江南有一樊若水而不能用若水旣詣汴上書陳江南可取狀而煜猶信張洎謂長江無爲梁之事豈知若水先是十數往返得江之廣狹丕爲渡江計哉宜煜之速亡也

張齊賢議取燕薊

宋太宗興國五年、契丹主賢入寇、圍瓦橋關、宋師陣于水南、耶律休哥帥精騎渡水而戰、宋師大敗、休哥追至莫州、十一月以秦王廷美留守東京、帝自將禦契丹、次大名、會契丹主引去、帝欲遂取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帝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上疏曰。方今海內一家。朝野無事。關聖慮者。豈不以河東新平。屯兵尚衆。幽燕未下。輦軍爲勞。臣愚以爲此不足慮也。自河東初下。臣知忻州。捕得契丹納米典

史。皆云自山後轉般以授河東。以臣料契丹能自備軍食。則于太原非不盡力。然終爲我有者。力不足也。河東初平。人心未固。嵐憲忻代。四州名未有軍砦。入寇則田牧頓失。擾邊則守備可虞。及國家守要害。增壁壘。左控右扼。疆事甚嚴。恩信已行。民心已定。乃於鴈門陽武谷來爭小利。此其智力可料而知也。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若重之慎之。則契丹不足呑。燕薊不足取。自古疆場之難。非盡繇戎狄。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砦撫御得人。但

使峻壘深溝蓄力養銳以逸自處寧我致人此李牧
所以用趙也所謂擇卒不如擇將任力不如任人如
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
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績廣務農積穀
以實邊用且敵人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諸死
地而爲寇哉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爲心豈止爭
尺寸之事角強弱之勢而已乎是故聖人先本而後
又上言
末安內以養外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
不先根本者也堯舜之道無它在乎安民而利之爾

民既安利則遠人歛袵而至矣陛下愛民人利天下之心眞堯舜也臣慮羣臣多以纖微之利尅下之術侵苦窮民以爲功能至于生民侵苦見之如不及聞之如不聞歛怨速尤無大於此伏望愼擇通儒分路採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嶺南河東凡前日賦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可經久而行爲聖朝定法除去其弊天下諸州有不便于民者委長吏以聞敢循故事者重寘之法使天下皆知陛下之心戴陛下之惠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遠人

有司催科皆如是

今日惟有加派豈暇計小民便與否

如有司莫告何

非重法則令不行

之歸可立而待也

呂中曰齊賢之論可謂知本然徒知遠未可伐而不知燕薊在所當取豈惟齊賢雖趙普田錫王禹偁皆未之知也蓋燕薊之所當取有二一則中國之民陷于左衽一則中國之險移于戎狄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非可高枕臥也特太宗時未有其機耳

惟適氏曰齊賢得禦狄長策但宋之失算在不取幽州使北鄙失險契丹坐強國祚終于滅絕也識

者惜之。

田錫應詔直言 大諫

宋太宗雍熙元年、羣臣請封禪、許之、帝既詔以十一月有事於泰山、命翰林學士扈蒙等、詳定儀注、五月乾元文明二殿災、詔求直言、遣使按察淮浙蜀廣獄、（天所以勉君爲善）遂罷封禪、知睦州田錫上疏、略曰、給事中不得其人、左右補遺、不舉其職、致陛下有朝令夕改、捨近謀遠之事。又言時久昇平。天下混一。故左右奏致陛下以功業自多。然臨御九年。四方雖寧。而刑罰未甚措（○見封禪之非）水旱未甚調。陛下謂之太平。誰敢不謂之太平。陛下

謂之至理誰敢不謂之至理又言宰相不得用人而委員外差遣近臣不專受責而求今錄封章又言聽今奬亦然用太廣則條制必繁條制既繁則依從者少自今凡有奏陳當令大臣議而行之毋使再之空言示之寡大臣非公忠爲國有學識者不可與議信又言宰相若賢當信而用之宰相非賢當擇而任宜先擇次信今天下用相患在不擇之何以置之爲具臣而疑之若衆人也

芑山氏曰錫所上疏皆足補主闕至論聽言任相尤確切可行後世大臣不致主救時是急徒空言相欺甘爲衆人以取輕于朝廷者何踵相繼哉

李維清諫募兵

宋太宗雍熙四年、帝將大發兵討契丹、遣使募兵于河南北四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充義軍、京東轉運使李維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爭之李昉等亦相率言河南之民。罔知戰鬭。或慮人情搖動。因而爲盜。非計之得。乃詔獨選河北。而諸路悉罷。

芑山氏曰。募兵之使既遣。河南北四十餘郡。必有廢農事而爲賊盜者。得不償失。昔所謂自伐者也。非維清等力爭。悉罷諸路。亂安所底哉。

錢若水議安邊

宋眞宗咸平二年、契丹主隆緒大舉入寇、都部署康保裔與戰於瀛州、兵盡而援不至、保裔死之、帝親禦契丹、以李沆爲東京留守、駕發京師、次陳橋、駐蹕澶州、以王超等督先鋒、示以陣圖、俾識部分、賜近臣甲胄弓劒、幸浮橋、登臨河亭、賜澶州父老錦袍茶帛、次大名、錢若水上疏曰。孫武著書。以伐謀爲主。漢高祖將將。以用法爲先。伐謀者。以將帥能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以朝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傳潛（潛鎮定高陽關領雄師）

數萬閉門不出坐視邊寇俘掠生民上孤委注之恩下挫銳師之氣葢潛輩不能制勝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命者斬今若斬潛以狥然後擢（罰）如楊延朗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將（賞）萬人間以強弩分路討除孰敢不用命哉敵人聞我將帥不用命退則有死登獨思遁抑亦來歲不敢犯邊如此則可以坐清邊塞然後鑾輅還京天威懾於四海臣嘗讀前史周世宗即位之始劉崇結契丹入寇契丹遣其將楊袞領騎兵數萬隨崇至高平當時

懦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大陳宴會斬愛能等拔偏將十餘人分兵擊太原劉崇聞之股栗不敢出卽日遁去自是兵威大振其後收淮甸下秦鳳平關南特席捲爾以陛下之神武豈讓世宗乎此今日禦敵之奇策也若將來安邊之術請以近事言之

此亦不可謂奇策

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海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簡之名不加行營都署之號率皆十餘年

（久任）

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位皆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置。任不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親統轄置廵簡之名俾遞相救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警矣。

法祖

芑山氏曰。久任邊臣。則悉知邊事。此策甚善。然非慎擇名臣。雖久任不能成功。則前此儲養邊材尤

亟是時監察御史王濟著備邊策十五條以獻當有可采或更補若水所未盡而續綱目皆削不載非也

惟適氏曰錢若水頗知邊計然愚嘗攷若水生平進退大節猶多足稱者太宗嘗謂若水曰士學古入官遭時得位足以爲榮安得不竭誠報國若水對曰高尚之士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不以窮達易志操若以爵祿位遇而效忠於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已而執政劉昌言罷太宗問趙

鎔曰。昌言涕泣否。及呂蒙正罷相。太宗曰。蒙正布衣。朕擢爲相。今退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若水嘆曰。上待輔臣如此。蓋無秉節高邁。能全進退之臣。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耳。即以母老請罷。

愚謂宋大臣如若水。眞百世師也。後世輔臣。誠有如太宗所云寂寞涕泣者。謂非若水之罪人哉。

張齊賢行邊

宋眞宗咸平四年、以張齊賢爲涇原諸路經略使、時趙保吉（保吉擅河南地二十年景德元年保吉死子德明立）雖入貢、而抄刼愈甚、乃遣齊賢行邊、齊賢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七萬陷于危亡之地、通判永興軍何亮復上（未幾○保吉陷靈州知州○事裴濟求○救兵不至死之）安邊書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決不可舍之以資戎狄。帝不能決、詔羣臣議棄守之宜、楊億言棄之便、輔臣咸以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惑之、李沆曰。保吉未死。靈州非朝廷有

也。莫若遣使密召諸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
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以王超爲西面行營都
部署、將步騎六萬援靈州、齊賢又請募江南丁壯以
失算
益戍兵、帝曰此不惟人心動搖抑使南方之人遠戍
西鄙甚不便也。寢其奏。

或曰。富弼言戍守之兵。自古以客軍爲非便。蓋不
諳邊事之艱苦。不識山川之險易。守則不固。戰則
多敗。其數雖多。未若土兵少而精也。眞宗寢齊賢
奏。得守邊之策矣。按弼此論甚確。後世欲以江南

兵取勝北方皆不可行惟隆慶初年戚繼光議調浙江屯戍薊門稍有效其後西夏有難則調南兵而西海東有難則調南兵而東至於閩廣川蜀閩關萬里以救剿牀之急而三河壯士六郡良家漁陽之突騎繼之以遊俠皆若木偶束芻不可投之一試者此何說也夫秦晉燕齊之間古所謂天下勁兵百戰用武之地而西夏遼左皆在指顧間顧舍近而求遠置強而取脆豈長計哉

歐亥百餘用兵之地而百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海[illegible][illegible]
一言者此也夫秦晉燕[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南[illegible]天下
關之突騎鐵之以遠洪者者木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拔之
關中則以放縱兼之患而三河北土大都及實濟
而西遼東有難則調南兵而東至於[illegible]原而[illegible]間
淮江也凡漁門請有效其後西夏及有難則可南兵
東[illegible]小原北方皆不可行惟陸[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年[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調

寇準請帝親征

宋眞宗景德元年、契丹陷德清軍、逼冀州、遂抵澶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寇準不發、飲笑自如、帝聞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行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欲還內、準曰、陛下入則臣不得見、大事去矣、請毋還、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請、帝乃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略、時以虜

親征便是方略、何必多問

此輩皆以私縈公

寇深入、中外震駭、王欽若臨江人、請幸金陵、陳堯叟閬州人、請幸成都、帝以問準、準心知二人謀、乃陽若

不知者曰不知誰爲陛下畫此策帝曰卿姑斷其可否勿問其人準曰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釁鼓然後北伐耳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邪帝意乃決因問準曰今虜騎馳突而天雄軍實爲重鎮萬一陷没則河朔皆虜境孰可爲守準薦王欽若且曰宜速召面諭授勅俾行欽若至未及有言準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

日叅政為國柄臣當體此意欽若驚懼不敢辭遂詔判天雄軍蓋準以欽若多智恐妄有所疑沮故出之

契丹圍澶州李繼隆處耘之子整軍禦之會有自虜中回者言撻覽謀以遲明襲寨繼隆伏兵分據要害頁之控弦暴至契丹將蕭撻覽躬出陣前督戰繼隆將張環守牀子弩弩撼機發射殺之撻覽有機勇所領皆銳兵既死虜大挫衂

芑山氏曰非決計請帝親征天下之亂不待靖康而後見至蕎欽若判天雄與唐裴度討蔡罷令狐

楚同此皆禦變機略欽若雖多智不能不在準術中蓋發于卒而不及覺耳繼隆御下頗嚴尤尊禮儒士太宗每征行必委以機要此必深悉兵法者方契丹圍澶州非繼隆大挫虜氣則澶州必陷澶州陷則帝意中沮士卒離散雖百寇準安能決策渡河哉然則契丹請盟之志已萌於撻覽戰死之時矣

韓范議攻守

宋仁宗慶曆元年、帝以元昊勢益猖獗、遣翰林學士晁宗慤、即陝西問攻守之策、夏竦等具二說、令副使韓琦、判官尹洙、詣闕奏之、帝取攻策、執政以爲難、杜衍亦曰徼倖成功、非萬全計、帝不聽、詔鄜延涇原會兵、期以正月進討、范仲淹言正月塞外大寒。我師暴露。不如俟春深。賊馬瘦人饑。勢易制。且鄜延密邇靈夏。西羌必繇之地。第按兵不動。以觀其釁。許臣稍以恩信招徠之。不然。情意阻絕。臣恐偃兵無期矣。乞留

鄜延一路以備招納或擇利進城廢砦以牽制元昊
帝從之。仍詔仲淹與琦等同謀、可以應機乘便即仍
出師、琦亦奏言兩路協力、尚懼未能大挫黠虜、若鄜
延以牽制爲名、則是委涇原孤軍、嘗於賊手、非計之
似是而非
得、乞督令鄜延進兵同入、帝以奏示仲淹、仲淹言臣
與琦等皆一心。非有怯弱。但戰者危事。當自謹守以
觀其變。未可輕兵深入。琦又令尹洙至延州議仲淹
堅執不可、洙歎曰、公於此不及韓公也、韓公曰、大凡
用兵當置勝敗于度外、琦復上奏曰、仲淹意在招納、

使朝廷強之終非已謀將佐聞之必無銳志臣以賊昊傾國入寇不過四五萬老弱婦女舉族而行吾逐（後元昊自將精兵十萬此獨云四五萬無乃誤信諜傳乎）路重兵自守勢分力弱故遇敵不支大軍併出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今中外不究此故遂乃待賊大過屯二十萬重兵只守界壕中夏之弱自古未有臣恐邊障日虛士氣日喪經費益蹙師老思歸賊乘此有吞陝右之心乞別命近臣以觀賊隙如可進討斷在不疑朝廷終難之元昊遣高延德還延州與（續綱目削去書詞）范仲淹約和仲淹自爲書遺元昊其略曰仲淹料太

王建議之初人有離間妄言邊城無備士心不齊綏驅而來所嚮必下今以強人猛馬犇衝漢地二年于茲漢之兵民蓋有血戰而死者無一城一將願歸犬王者此可見聖宋仁及天下邦本不搖之驗也與夫聞者之說無乃異乎昔鄭人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惟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後鄭國之禍皆如子產之言今邊士訓練漸精恩威已立有功必賞敗事必誅將帥而下大知紀律莫不各思奮力救命爭議進兵如其不然何時可了今抽

討司統兵四十萬。約五路入界。著其律曰。生降者賞。殺降者斬。獲精強者賞。害老幼婦女者斬。遇堅必戰。遇險必奪。可取則取。可城則城。縱未能入賀蘭之居。彼之兵民。降者死者。所失多矣。是大王自禍其民。官軍之勢。不獲而已也。仲淹又念皇帝有征無戰。不殺非辜之訓。夙夜于懷。雖師帥之行。君命有所不受。奈何刀刃之交。相傷必衆。且番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于大王耳。漢兵戰死者。非有罪也。忠於天子耳。使忠孝之人。肝腦塗地。積累怨魄。爲妖爲災。大王其可忽

諸朝廷以王者無外有生之民皆爲赤子何番漢之限哉何勝負之言哉仲淹與招討太尉夏公經略韓公嘗議其事莫若通問於大王計而決之重人命也其美利甚衆大王如能以愛民爲意禮下朝廷復其王爵承先王之志天下孰不稱其賢哉一也如衆多之情三讓不獲前所謂漢唐故事如單于可汗之稱尚有可稽於本國語言爲便復不失其尊大二也但臣貢上國存中外之體不召天下之怨不速天下之兵使番漢邊人復見康樂無死傷相枕哭泣相弔之

慘三也。又大王之國府用或闕。朝廷每歲必有物帛之厚賜。爲大王助。四也。又從來入貢使人。止稱番吏之職。以避中朝之尊。按吳越王錢氏。有承制補官故事。功高者受朝廷之命。亦足隆大王之體。五也。昨有邊臣上言乞招致番部首領。仲淹亦已請罷。大王告諭諸番首領。不須去父母之邦。但回意中朝。則大平之樂。遐邇同之。六也。國家以四海之廣。豈無遺才。有在大王之國者。朝廷不戮其家。安全如故。宜善事主以報國士之知。惟同心嚮順。自不失其富貴宗族之

人必更優恤七也又馬牛駞羊之產金銀繒帛之貨
有無交易各得其所八也仲淹今日之言非獨利於
大王蓋以奉君親之訓救生民之患合天地之仁而
已惟大王擇焉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
慎重
諸將戒嚴而自行邊二月韓琦行邊至高平元昊果
遣衆寇渭州薄懷遠城琦乃趨鎮戎軍盡出其兵又
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以耿傳
參軍事涇原都監桑懌爲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
所部從福將行琦令福併兵自懷遠趨德勝砦至羊

羊隆城出敵之後諸砦相距才四十里道近糧餉便度勢未可戰卽據險置伏要其歸路戒之再三且曰（此策可行）苟違節制有功亦斬福引輕騎數千趨懷遠捺龍川遇鎮戎西路巡簡常鼎劉肅與敵戰於張家堡南斬首數百敵棄馬羊槖駝佯北桑懌引騎趨之（貪利忘害）福踵其後諜傳敵兵少（諜誤）福等因易之（福等誤）薄暮與懌合軍屯好水川觀英屯籠絡川相距五里約明會兵川口必使夏人疋騎無還然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賊狡）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川

口（候者又誤）候者言夏人有砦不多明日福與懌循好水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諸將方知墮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懌於道旁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中起盤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懌馳犯（賊執〇令〇一皿〇福等困矣）其鋒福陣未成列賊縱鐵騎突之自辰至午陣動衆欲據勝地忽夏人陣中樹鮑老旗懌等莫測既而旗左麾左伏兵起右麾右伏兵起自山背下擊士卒多墜崖塹相覆壓懌肅戰死敵分兵數千斷官軍後福

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軗劉進勸福自免福曰吾爲（先是既輕進此時安得自免）
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鬬鎗中（何不愼始）
左頰絕其喉而死子懷亮亦死之敵乃併兵攻觀英
戰既合珪自羊牧隆城引屯兵四千五百陣于觀軍
之西渭川駐泊都監趙津將瓦亭騎兵二千繼至珪
屢出略陣陣堅不可破英被重傷敵兵益至官軍大
潰英津珪傳皆死惟觀以兵千餘保民垣四向縱射
會暮敵引去得還關右大震時元昊傾國入寇福臨
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又分出趨利故至甚敗

琦還至半途陣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于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爾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爾死矣爾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琦掩泣駐馬不能進范仲淹聞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於度外也奏至帝震悼爲之旰食宋庠請修潼關以備衝突夏竦使人收散兵得琦檄於福衣帶間言罪不在琦琦亦上章自劾猶奪一官當時言者又謂福之敗繇參軍耿傅督戰太急後得傅書乃戒福使持重毋輕進經略判官尹洙以傳文吏

主攻者韓公也恐得無罪

無軍責而死于行陣又爲時所誣爲作憫忠辯誣二篇

芑山氏曰制勝之術攻守互用或寓戰於守或因守爲戰專言招納與專言進討皆非仲淹謹守觀變最持重有見琦但當進一籌曰賊頗輕我我雖重兵守界宜伺間出奇擊之毋專示弱貽邊境憂果爾則韓范謀合而元昊計窮矣琦不出此槩以仲淹爲失策毅然謂大軍併出元昊必破任福等曲承琦意輒趨利邀功陷賊伏中以迄於敗向令

琦不銳意進討。福等亦何至輕兵深入。立取敗亡。如此之甚。福死不足惜。安得遽謂琦無罪邪。且琦之戒福等。言勢未可戰。卽據險置伏。要其歸路。緜此而觀則是琦未嘗不竊慮元昊之不易破。視琦先是所奏謂破之必矣者。不自相矛盾邪。又安得謂一進討便欲破賊邪。夫不討元昊非義。討元昊而計不萬全非智。琦此舉不能無過。而後之論者。獨歸咎於范。非也。古今有事異而敗同者。如永樂間洪國公丘福之敗于北虜。與任福之敗于西羌。

其爲謀誤一也。方丘福率師征本雅失里。上諭福曰。爾出開平而北。即不見虜。必時時如對敵。日夜嚴斥堠。即遇虜。設奇奮擊。毋輕敵。不得便。即止。毋爲虜所紿。福出塞。先至臚朐河。遇虜游兵。擊敗之。遂乘勝渡河。獲虜尚書一人。問可汗安在。尚書言可汗聞大軍至。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里。福喜曰。可疾馳擊擒此虜矣。時大軍未集。諸將皆曰。恐虜誘我。不可信。福不從。令虜尚書爲鄉導。徑薄虜營。虜佯敗。福銳意乘之。安平侯李遠泣諫曰。將軍輕

信諜者言懸孤軍至此虜示弱狃我也將退欲乘我進且覆我將軍獨不念行時 上勑諄戒乎詰獨宜結營陳自固晝揚旗伐鼓出奇兵挑之夜多燃炬鳴砲張軍聲使虜人莫測待我軍畢至併力擊之即不然得全師而還足矣福又不聽馳馬揮士卒直前虜衆奄至福等爲虜所執俱死之五將軍之師皆敗沒任丘事異敗同蓋如此要之輕信諜言孤軍深入皆始于貪利邀功如是而不挫敗者未之有也後世宜以任丘二將爲戒

賈昌朝論馭將

宋仁宗慶曆二年、議者欲以金繒啖契丹、使攻元昊、命御史丞賈昌朝往使、昌朝力辭使命、且上疏曰。太祖收方鎮之權。以爲萬世利。及太宗時將帥率多舊人。猶能仗威靈所向有功。近歲因西羌之叛驟擢將（此國家大弊今併無將士矣）領。而士不練習。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太過之弊。況今武臣多親舊恩倖出爲爲將素不知兵。一旦付與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請自今方鎮守臣無繫處

易刺史以上宜愼所受以待有功且命將之時去疑貳推恩惠務責以大効使一切便宜從事庶得馭將之道帝嘉納之

芑山氏曰戒更易去疑貳此明主任人責成之道但須愼擇之于始耳其始不擇則賢否雜進守臣刺史將帥皆不得人雖欲久任以責成效豈可得哉

張方平言時政闕失

宋仁宗慶曆八年、帝幸龍圖天章閣、以手詔問輔臣及御史中丞以上、時政闕失、皆給筆札、令卽坐以對、時陳執中不學少文、固辭不對、宋庠亦請至中書合議條奏、乃聽兩府歸而上之、翰林學士張方平方鎖院草制、夜半與所條對俱上、言汰冗兵、退剩員、愼磨勘。擇將帥。四事。帝覽奏驚異。詰旦更賜手札問詔所不及者。方平復上備邊郵刑二事。又言古今治亂之變。只在上下之勢。離合而已。比來朝廷頗引輕險之

人。内爲言官外爲按察多發人曖昧之事議論展轉緣飾沽激天下承風靡然一變故將相以至卿大夫士一動一爲輒曰恐致人言更相姑息專避嫌疑苟且因循求免謗咎何暇展布四體爲國立事者哉願陛下深爲留神務在通上下之情欲上下之情合惟審於聽受而已殿中侍御史何郯上言古者人君以天下至廣非一人聰明所能盡故内則公卿大夫謀于朝外採百工庶人議于下今國家設侍從之官自学士以至待制皆自文學遴以備顧問公卿之才並

今○天下不幸而類○此

繇此出。自頃相承。朝廷惟以文翰待之。而不責其言
議。臣下亦以職分當爾。自安循默。以天下利害之大。
備言責者。惟御史諫官。僅十人。而欲陛下聰明無所
遺。政理無所失。不可得矣。欲乞頒詔告諭兩制臣寮。
自今有聞朝政闕失。並許上章論列。欲進用臣寮。取
其裨補多者爲遷首。庶使親侍之臣。各知責任。務圖
傾竭。以助政化。帝嘉納之。

芑山氏曰。筆札坐對。可謂孜孜求治。然條對終有
未盡。莫若令諸臣隨事進規。一言少裨時政。即慮

心開納。推誠舉行。尤不失古明王改過不吝之意。後世徒求言而不能行。知其失而不速改。皆具文亡實耳。

或曰。天章召對。至今以爲美談。愚竊謂非體也。三公之列。坐而論道。出入起居。何時不可進言。乃給筆札。使之條對。如延英策試。非待大臣之禮矣。首相陳執中固辭不對。參政宋庠請至中書合議條奏。二人可謂知體。宋史直以執中不學少文。爲其不能面對。是嬰兒之見也。後世朝廷非不召對。羣

臣非不條奏。卒無關大計。甚者君怒臣訐。彼此
厝弄築舍道旁。卽塵飯塗羹。雖面對合議。曾何毫
髮補國事哉。

狄青奏罷交阯助兵

宋仁宗皇祐四年詔鄜延環慶涇原諸路擇番落廣銳軍各五十人赴廣南行營儂智高陷賓州復入于邕時交阯請出兵助討智高余靖以便宜許之請于朝狄青奏曰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橫踐二廣力不能制乃假蠻夷兵蠻夷貪得忘義因而啓亂何以禦之願罷交阯助兵帝從之

本朝于愼行曰以蕞爾之寇假手于夷縱無它心視中國體勢何如安知交阯之不爲智高也然此

猶在兩界之間。勢有可假耳。後世覓窮海弃服于煙波萬里之外。以平島中之冠。于臂指之間。此必中國空無人而後可。令青見之。爲絶倒矣。

芭山氏曰。智高素怨交阯。先是嘗乘間襲據安德州。僭稱南天國。交阯請助討智高。非其本心。欲假我以雪私忿耳。狄青可謂長慮卻顧。觀此益見漢以劉淵伐西樹幾能。唐借回紇葛勒討安祿山。及政和中結女真夾攻遼之誤。靖欲以便宜許之。豈深晰利害者哉。

司馬光諫刺義勇

宋英宗治平九年、刺陝西民爲義勇軍、時韓琦言三代漢唐以來、皆籍民爲兵、故其數雖多、而贍養至薄、非近所畜冗兵可及也、唐制府兵、最爲近古、天寶以後、廢不能復、因循至五代、廣募長征之兵、故因天下而不能給、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純實、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繫、若稍加簡練、亦唐之府兵書、陝西當西事之初、亦嘗三丁選一丁爲弓手、其後刺爲保捷正軍、及夏國納款、

朝廷揀放於今有存者無幾河東河北陜西三路當
西北控禦之地事當一體今若于陜西諸州亦點義
勇止刺手背則人知不復刺面可無驚駭或令永興
（既不便民豈有先刺三府理）
河中鳳翔三府先刺觀聽既安然後次及諸郡一時
不無少擾而終成長利矣詔從之乃命徐億等往籍
陜西主戶三丁之一刺之凡十五萬六千餘人人賜
錢二千民情驚擾而紀律踈略不可用知諫院司馬
光上疏曰臣切意議者必以為河北河東皆有義勇
而陜西獨無近因趙諒祚寇邊故欲廣籍兵民以備

緩急。臣伏見康定慶曆之際。趙元昊叛亂。王師屢衂。死者動以萬數。國家乏少正軍。遂籍陝西民三丁之內。選一丁。以爲鄉弓手。尋又刺充保捷指揮。差于沿邊戍守。當是時。閭里之間。惶擾愁怨。不可勝言。耕桑之民。不習戰鬭。官軍旣費衣糧。私家又須供送。骨肉流離。田園蕩盡。比屋凋殘。今二十餘年。不復舊者。皆以此也。其謀策之失。亦足以爲戒矣。是時河北河東。邊事稍緩。故朝廷籍其民以充義勇。更不刺爲軍。雖比之陝西保捷爲害差小。然國家何嘗使之捍禦戎

狄。得其分毫之益乎。今議者但惟陝西獨無義勇。不

○○○○○韓○魏○公○何○以○不○知○○○○○○

知陝西之民三丁之內已有一丁充保捷矣。自西事以來。陝西困于科調。比于景祐以前。民減耗三之二。加之近歲屢遭凶歉。今秋方獲小稔。且望息肩。又值邊鄙有警。衆心已揺。若更聞此詔下。必致驚擾。人人愁苦。一如康定慶曆之時。是賊寇未來而先自困敝

○今○時○亦○然○○○○○○

也。況即日陝西正軍甚多。不至闕乏。何爲遽作此有害無益之事。以從覆車之轍也。伏望朝廷審察利害。特罷此事。誠一方之大幸。○○○○○○○連上六疏。力言不聽。乃至○○

此琦不深諳兵法處

中書與韓琦辯琦曰兵貴先聲諒祚方桀驁使驟[illegible]益兵二十萬豈不震懾光曰兵貴先聲爲其無實也獨可欺于一日之間耳今吾雖益兵實不可用不過十日彼將知其詳尚何懼琦曰君但見慶曆間鄉兵刺爲保捷憂今復然已降敕與民約永不充軍遣戍邊矣光曰朝廷嘗失信于民未敢以爲然琦曰吾在（執拗）此君無憂光曰公長在此地可也異日他人當位用以運糧戍邊反掌間耳琦不從竟爲陝西之患

或曰魏公此舉未免傷民蠹國皆賢者泥古之過

涑水議可從。

或曰。初琦嘗言養兵雖非古。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如漢唐調兵于民。獨不見唐杜甫石壕吏一篇調兵于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籍強悍無賴者爲兵。良民雖不免養兵之費。而免父子兄弟夫婦生離死別之苦。乃知養兵之制。實萬世之仁也。至是陝西義勇之制。實出于琦。雖光六疏極言其非便。琦終不聽。又何與前言相戾也。

芑山氏曰。五代朱全忠劉仁恭。皆令諸軍文面以

識軍號。其爲政最酷。宋革其弊。收天下勁兵。列營京畿。以備藩衛。制兵之額有四。宿衛備戰者曰禁兵。總于殿前侍衛二司。其尤親近扈從者。號班直。諸路有事。即以征討。服役諸州者曰廂兵。廂兵即諸州鎮兵。太祖選州兵勇壯者送京師。餘皆留本城。本城雖或更戍。然罕教閱。類多給役而已。士民團練者曰鄉兵。如河東陝西弓箭手是也。諸部內屬者曰蕃兵。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爲藩籬之兵是也。兵符出于密院。兵衆統于三衙。宋初兵制。

未嘗不善。迨其後。或刺義勇。或募強壯。州縣有養兵之費。而士卒無禦侮之實。視古軍政何如哉。

余垣

孫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謀卷之九終

古方略謀卷之十

婺源 余懋衡 輯
明 袁州 張自烈 定

韓琦議存綏州

宋治平四年、神宗初即位、青澗守將种諤襲虜夏監軍嵬名山、遂復綏州、嵬名山部落在故綏州名山弟夷山、請降於諤、諤使人因夷山以誘名山、賂以金盂、名山小吏李文喜受之、陰許歸款、而名山未之知也、諤即以聞、且欲因取河南地、知延州陸詵言以衆來

降情僞未可知戒諤無妄動諤持之力詔詵召諤問（誤信）
狀且與轉運使薛向議撫納乃共畫三策令幕府張
穆之入奏穆之因受向指詭言必可成帝意詵不協
力徙之秦鳳諤不待命悉起所部兵長驅而進留名
山帳名山不得已舉衆從諤而南得首領三百戶萬
五千兵萬人遂城其地夏人來爭諤擊敗之詵劾
諤擅興之罪欲捕治之未果而徙秦之命至西方用
兵自此始种諤既受嵬名山降夏主諒祚乃誘爲會
議誘知保安軍楊定等殺之邊釁復起朝議以諤生

事欲棄綏誅諤陝西宣撫王管機宜文字趙卨言虜既殺王官而又棄綏不守示弱已甚且名山舉族來歸當何以處又移書執政請存綏以張兵勢規度大理河川建堡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不從乃改命韓琦判永興軍經略陝西琦言邊臣安作基亂願召三府亟決之琦陛辭曾公亮等方奏事乞與琦同議帝召之琦曰臣前日備員政府所當共議今日藩臣也不敢預聞又言王陶指臣爲跋扈今陛下乃舉陝西兵柄授臣復有劾臣如陶者則臣赤族矣帝

曰侍中猶未知朕意邪、琦初言綏不當取、及楊定等被殺、復言綏不可棄、樞密以初議詰之、琦具論其故、卒存綏州時言者交論諤、乃下吏、貶諤四官、安置隨州、

或曰。諤妄開邊釁。不為無罪。但綏州宋故地。固義所當復者。誅諤棄綏。視唐人維州之議何異。琦排衆論而卒存之。與趙禹論合。然琦初言綏不當取何也。

富弼坐論治道

宋神宗熙寧元年以富弼同平章事王安石參知政事（禍宋此始）初弼自汝州入覲詔許肩輿至殿門令其子掖以進且命毋拜坐論從容訪以治道弼知帝果於有爲對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可測則姦人得以傅會當如天之監人善惡皆所自取然後誅賞隨之則功罪皆得其實矣又問邊事弼對曰陛下臨御未久當布德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帝默然至日昃乃退欲以集禧觀使留之力辭赴郡至是召拜司空兼侍

中、賜甲第、悉辭之、乃詔以左僕射同平章事、時帝以災變避殿、減膳撤樂、王安石言災異皆天數、非關人（此言皆誤國）事得失所致、弼在道聞之、歎曰。人君所畏者天耳。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此必姦人欲進邪說以搖上心使輔弼諫諍之臣無所施其力。是治亂之機。不可不速救。卽上書數千言力論之。及入對、又曰。君子小人之進退。繫王道之消長。願深加辨察。勿以同異爲喜怒。喜怒爲用舍。陛下好使人伺察外事。故姦險得志。又今中外之務漸有更張。此必小人獻說于陛下也（深切）

大抵小人惟喜動作生事則其間有所希覬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望哉願深燭其然無使後悔。帝欲用（誤）安石唐介言安石難大任帝曰文學不可任邪經術不可任邪吏事不可任邪介對曰安石好（好學）學而泥古故議論迂濶若使為政必多所更變帝不（究竟不可謂）以為然竟以安石參知政事

惟適氏曰唐德宗欲再相盧杞賴袁高陳京力爭而止安石初入朝人人爭言其不可任而神宗不少動者杞惡已彰而安石之禍未著也雖然天下

事。不愼之于始。徒爲小人所用。迨其敗壞而後悔之。亦何及哉。况太后流涕。爲神宗言安石亂天下。帝始疑之。罷安石知江寧府。未幾再相。聪過作非。是又在德宗下矣。

滕甫論朋黨

宋神宗熙寧二年、罷知開封府滕甫、初甫同脩起居注、帝召問治亂之道、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汩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綢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栢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亦殆。帝以爲名言、乃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甫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鬲、帝知其誠盡、事無巨細、輙皆問之、甫隨事解荅。不少嫌隱。王安石

嘗與甫同考試、語言不相能、非相度、深惡甫、會議新法、恐甫言、而帝信之、此與盧杞李、林甫何異、因極力排甫、出知鄆州

芑山氏曰、安石銳志更變、獨舉新法、豈惟極力排甫、諸議論不合者、能一日容于朝哉、宋自此紛紛多事矣、

范純仁條陳治亂

宋神宗熙寧二年、范純仁自陝西轉運副使召還、帝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何如、對曰、城郭粗全、甲兵粗脩、糧儲粗備、帝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爲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貽他日意外之患。遂拜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純仁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掊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帝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不敢言而

語涉學究

與富弼同

敢怒者是也帝曰卿善論事宜為朕條陳古今治亂徒空言耳是時帝方嚮用安石可為監戒者遂作尚書解以進時帝切於求治多延見疎遠小臣咨訪闕失純仁言小人之言聽之若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及薛向行均輸法於六路純仁言臣嘗親奉德音欲修先王補助之政今乃使小人掊克生靈斂怨基禍安石以富國強兵之術啓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鄙老成為因循棄公論為流俗異已者為不肖合意者為賢人廷臣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將何所

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積弊不可頓革儻欲事功急就必爲憸佞所乘宜速還言者而退安石留章不下純仁力求去不許未幾罷諫職改判國子監純仁去意愈確安石使諭之曰鄙夫之言已議除知制誥矣純仁曰是以利訹訹雪律切音戌廣韻諛訹誘也我也言不用萬鍾何加焉遂錄所上章申中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帝曰宜與一善地命知河中府尋徙成都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遽行安石怒其沮格以事左遷和州

芑山氏曰。言者皆以不阿新法得罪。如滕甫鄭獬拱辰公輔呂誨諸人。或罷出。或去官。識者皆惜之。純仁請還言官。蓋公憤不能釋。非黨甫等而排安石也。

司馬光論變法

宋神宗熙寧二年王安石薦呂惠卿為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小人有黨）司馬光諫曰惠卿憸巧使王安石負謗于中外者皆其所為安石賢而愎惠卿為之謀主而安石力行之（不可謂賢直迂愚耳）故天下共指為姦邪近者進擢不次大不厭衆心帝曰惠卿進對明辯亦似美才光對曰惠卿誠文學明辯然用心不正願陛下徐察之江充李訓若無才何以動人主帝默然光又貽書安石曰諂諛之士（指呂惠卿）於公今日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將必

賣公自售矣。安石不悅、帝嘗御邇英閣聽講、光讀曹參代蕭何、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對曰、寧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漢武取高帝約束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孝宣政。漢業遂衰。繇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惠卿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帝問光、光對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諸侯變禮易樂者。王巡狩則誅之。不自變

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是為世輕世重，非
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則脩之，非大壞不更造也。
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
才而黜之可也，不可使執政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
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德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則
胥吏矣。今為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辭塞，乃以
他語詆光。帝曰：相與語是非耳，何至是。光又言青苗
之弊曰：平民舉錢出息，尚能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
況縣官督責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則與，不願不

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太宗平河東立糴法。時斗米十錢。樂與官爲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爲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亦猶是也。帝曰、陝西行之久、民不爲病、光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他日又對、帝曰、今天下洶洶、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衆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爲。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爲是耳。陛下獨與此三人共爲天下邪。

○此○語○有○機○權○○○○○○

或曰。神宗庸主耳。使稍辨可否。觀惠卿辭塞。以他語詆。光便知惠卿之姦邪。光之正直。光言可從。而惠卿附和安石。無足聽也。如神宗貿貿不悟何。

芑山氏曰。帝言陝西行之久。民不爲病。光則言臣陝西人。見其病。不見其利。只此二語。知神宗所聞不確。而光所目見者。可痛之甚。則青苗之法之害民可知也。光之善諫如此。

惟適氏曰。以治天下。譬之居室。此論殊未切。居室敝。尚可脩。天下敝。必至于壞。古人所以有履霜堅

氷。制治未亂。保邦未危之說。若待其已敝而脩之。天下事尚忍言哉。溫公特爲神宗輕變先法者言。以爲定論非也。○安石禍宋。呂惠卿爲之首。使人人持論如富范諸公。雖百安石。其何以行之哉。此春秋誅惡。必先絕其黨。

司馬光請罷條例

宋神宗熙寧三年、以司馬光爲樞密副使、固辭不拜、（光與安石厚、所失不小、）光素與安石厚及行新法貽書開陳再三、又與呂惠卿辯論於經筵、安石不樂、帝欲大用光（庸主）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託劘上之名、內懷附下之實（小人亦指君子爲小人）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寘之左右、使預國論、此消長之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爲重耳、及安石稱疾不出、帝乃以光爲樞密副使、光辭曰。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于國

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青苗之散使者恐其逋負必令貧富相保貧者無可償則散而之四方富者不能去必責使代償十年之外貧者既盡富者亦貧常平又廢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飢饉民之羸者必委死溝壑壯者必聚而爲盜賊此事之必至者也疏凡九上帝使謂之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光對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

不可言者。會安石起視事、乃下詔允光辭、收還敕誥、（庸主）
知通進銀臺司范鎮封還詔旨者再。帝以詔直付光、
不繇門下。鎮奏曰、繇臣不才使陛下廢法。乞解其職。
許之。

芑山氏曰。欲用光而訪安石。安石力詆光不可用。
後世皆歸咎安石。愚謂神宗銳志變法。不明是非。
不辨邪正。惟安石是聽。非果能大用光也。豈安石
間沮而後收勅誥哉。使帝果欲用光。未有不疎斥
安石者。然則司馬光范鎮諸賢、不容于朝。皆神

宗不知人之過也。

又曰司馬光言青苗之散。貧者既盡。富者亦貧。此事勢之必至者。然愚觀近日州縣倉糧。雖不名為青苗。而春時借貸。加二還官。亦其遺意。視富民倍稱之息。多寡相懸。而民往往不便者何也。蓋法雖加二。費乃不訾。出之量淺。入之量滿。出之粟秕。入之粟精。守支之費。半其所出。守納之費。半其所入。較之私家倍息。殆有甚焉。此等流弊之極。尤司馬光諸公所未見耳。

蘇軾言政令得失

宋神宗熙寧三年、出直史館蘇軾通判杭州。軾自直史館議貢舉與帝合、卽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軾對曰、陛下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鎭以安靜待時之來然後應之帝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果熟思、三言當不爲安石所、蔽在館閣、皆當爲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王安石不悅、命權開封推官將困之以事、軾決斷私精敏。聲聞益遠。嘗以新法不便。上疏極論。且曰臣之

所言者三事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所恃者人心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意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又創制置三司條例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于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人耳以此爲術人皆知其難也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使相

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于民自古役人必用鄉戶徒聞江浙之間數郡顧役而欲措之天下自楊炎爲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庸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嘗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乎昔漢武以財力匱竭用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于亂臣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

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不在乎富與貧。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于有功而貪富強。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議者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詧。濟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臣願陛下厚風俗者

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譸責。旋即
起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
○後○世○臺○諫○言○雖○是○亦○往○往○遭○
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
○貶○斥○○○○○○○○○○○○○○○○
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將以折姦臣之萌
也。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今
者物論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知之矣。臣恐自
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綱
紀一廢。何事不生。臣願陛下存紀綱者此也。時王安
以策問諫
石贊帝以獨斷專任。軾因試進士發策。以晉武平吳

獨斷而克。苻堅伐晉。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噲專任子之而敗。事同功異。爲問安石滋不悅。使侍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此輩皆執政私人）判杭州。

或曰。鎭以安靜一語。卽富弼不務更張之意。足培植國家元氣。當時獨無如安石蠱惑神宗耳。

惟適氏曰。中不無學究語。如論曆數長短。專言道德風俗。而不言富強是也。君子富好行其德。饑寒切心。能無爲非者鮮矣。安在脩德厚俗。而能以

弱自存也哉。至重臺諫。折姦萌。眞識微見幾之論。然臺諫諸臣。亦須如古孔父仇牧。方能爲國有無。苟其人不必皆賢。言不必皆是。盈庭道築。徒滋紛擾耳。且安知不以此起姦雄之心。而輕朝廷哉。愚謂欲重臺諫之權。必自選臺諫始。臺諫之臣旣賢。則所言者必當。使姦臣不特有所畏而不敢動。而實無隙之可乘。庶幾拔其本塞其源也。世稱子瞻所疏三事。切中膏肓。愚獨以爲猶枝辭也。紀綱人心風俗。何代無之。亦何[illegible]不可言。進言者如用藥。

須察其病根所在而攻之。熙寧之病。在賢姦不明。黜陟太驟。誠能進賢退姦。久任責成。則三言者可不勞而致也。語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非所以結人心乎。上親賢。則下擇友。上廉讓。則下守節。風俗不繇此厚乎。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紀綱有不存者乎。事有一舉而萬目張者。得人是也。愚故曰。三言猶枝辭也。

司馬光議取士法

宋哲宗元祐元年立十科取士法。舊制銓注有格槩，拘以法。法可以制平，不可以擇才，故令內外官皆得薦舉。其後被舉者旣多，除吏愈雜。神宗即位，乃革去奏舉，而槩以定格。於是內外舉官法皆罷，但令吏部審官院參議選格。及帝（哲宗）即位，左司諫王巖叟言其不便。司馬光奏曰：爲政得人則治，然人之才或長于此而短于彼，雖皐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即孔子器使意）若指瑕掩善，則朝無可用之人；苟隨器授任，則世無

（獨不聞內舉不避乎何嫌之有）
可棄之士臣備位宰相職當選官若專引知識則嫌
於私若止循資序未必皆才乞設行義純固可爲師
表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知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
明可備監司經術精通可備講讀（講讀可以兼顧問不可分設二科）學問該博可備顧
問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善治財
賦公私俱便練習法令能斷請讞凡十科舉士應侍
從以上每歲於十科舉三人中書置籍記之有事須
材執政按籍視其所舉科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
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誥命仍具

所舉官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謬舉之罪詔從之（今保舉亦然惜無實效）

芑山氏曰咨治莫要于得人得人則內安外攘皆有實效可見十科嘗試寓古論定後官之意近代入仕太易往往有日誦萬言無關治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者迨天下事既壞人才渙散乃始倉猝求之非用違其才卽舉非其人甚矣其不講於儲才之道也

又曰虞允文入相以人才爲急嘗籍爲三等每有見聞卽記之號材館錄所用皆知名士合司馬光

十科置籍觀之。皆所以儲才。愚謂後世宰相。當推廣材館錄遺意。朝廷當講求十科當試良法。舍是而欲求治。何異北走南轅哉。

卓菴氏曰。此溫公專就取士言。愚意朝廷養材之法。尤不可緩。苟平日不能養之于先。而一旦求所謂純固方正。可爲師表。獻納者。何從而得之哉。其法以胡安定湖學。及程明道論學制爲備。從違有志人才者。不可不知。

蘇轍諫紬元祐

宋哲宗紹聖元年、廷試進士李清臣發策曰、今復詞賦之選、而士不知勸、罷常平之官、而農不加富、可差可募之說雜、而役法病、或東或北之論異、而河患滋、賜土以柔遠也、而羌夷之患未弭、弛利以便民也、而商賈之路不通、夫可則因否則革、惟當之爲貴、聖人亦何有必焉、其意蓋紬元祐之政也、

此論自正但紬元祐之意可誅

蘇轍諫曰、伏見策題歷詆近歲行事、有詔復熙寧元豐之意、臣謂先帝施設、蓋有百世不可改者、元祐以來、上下奉行、未

嘗失墜。父作於前。子救於後。前後相濟。此則聖人之孝也。漢武帝外事四征。內興宮室。財用匱竭。於是脩鹽鐵榷酤均輸之政。民不堪命。幾至大亂。昭帝委任霍光。罷去煩苛。漢室乃定。光武顯宗以察為明。以讖決事。上下恐懼。人懷不安。章帝深鑒其失。代以寬厚愷悌之政。後世稱為。本朝真宗天書。章獻臨御。攬大臣之議。藏之梓宮。仁宗聽政。絕口不言。英宗濮議。朝廷洶洶者數年。先帝寢之。遂以安靜。夫以漢昭章之賢。與吾仁宗神宗之聖。豈其浮于孝敬。而輕事變易

哉。陛下若輕變九年已行之事。擢任累歲不用之人。懷私忿而以先帝爲辭。大事去矣。帝覽奏大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此輩恐獲罪失官故循默如此)衆莫敢救。范純仁從容言曰。武帝雄才大略。史無貶辭。轍以比先帝非謗也。(武帝亦有可貶處特爲轍寛一步耳)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斥奴僕。鄧潤甫(安石之黨)越次進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盡。純仁曰。不然。法本無獘。獘則當改。帝曰。人謂秦皇漢武。純仁曰。(○○○○諫○法○○○○○○)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帝爲少霽。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謝曰。公佛地位中人也。(此何等語)竟落轍職。出知

汝州、及進士對策、（後世考官皆然）考官第主元祐者居上、禮部侍郎楊畏覆考、乃悉下之、（小人誤國）而以主熙豐者置前列、遂拔畢漸第一、自是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矣、

芑山氏曰。此足見子由學術甚正。至純仁婉轉進言。明轍無罪。非曲為轍地。欲哲宗知諸臣主熙豐者之誤。

常安民論蔡京姦邪

宋哲宗紹聖二年貶監察御史常安民監滁州酒稅

古今小人專政之術盡於此

時蔡京深結中官裴彥臣安民因論之謂京姦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內結中官外連朝士一不附已則誣以黨於元祐非先帝法必擠之而後已今在朝之臣京黨過半陛下不可不早覺悟他日羽翼成就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始萌芽人多未測獨安民首發之又言今大臣為紹述之說皆借此名以報復私怨朋附之流遂從而和之張商英在元祐時上呂公著

詩求進諛佞無恥近乃乞毀司馬光及公著神道碑
周秩爲博士親定光謚爲文正近乃乞斵棺鞭尸陛
下察茍輩之言果出於公論乎章疏前後至數十百
痛切
上慶終不能回遂丐外帝慰勉不已至是復論張惇
慰勉何益
專國植黨乞收主柄惇遺所親信語之曰少安靜當
以左右相處安民正色斥之曰爾乃爲時相遊說邪
惇益怒至是御史董敦逸論安民黨蘇軾兄弟會安
民言事忤旨惇遂出安民監滁州酒稅安燾救之不
克

或曰。安民首發蔡京之姦。辭甚切直。哲宗徒慰勉。而不聽從。卒貶出安民。言路自此塞矣。尚可與論政事哉。

邑山氏曰。呂公著柄政。安民遺公著書云。去小人不難。勝小人爲難。今雖登進忠良。不搜致海內英才。使皆立於朝。以勝小人。恐端人正士。未得高枕臥也。且其怨憤久積。一發爲害必大。愚意安民此言。蓋欲公著以君子勝小人。可謂蚤見。然于大人格君之道。尚有未盡。然不能格君心之非。雖日羅

致端人正士。使皆立於朝。彼小人蠱惑主聽。逐而去之。猶摧枯拉朽耳。惡在能勝小人哉。

崔鷗請明邪正

宋元符三年、徽宗初卽位、以四月朔日當食、詔求直言、筠州推官崔鷗上書曰。毀譽者。朝廷之公議。故責授朱厓軍司戶司馬光。左右以爲姦。而天下皆曰忠。今宰相章惇左右以爲忠。而天下皆曰姦。此何理也。夫乘時抵巇。以盜富貴。探微揣端。以固權寵。謂之姦可也。包苴滿門。私謁踵路。陰交不逞。密結禁庭。謂之姦可也。以奇伎淫巧蕩上心。以倡女優色敗君德。獨操賞刑。自報恩怨。謂之姦可也。蔽遮主聽。排斥正人。

微言者坐以刺譏。直諫者陷以指斥。以杜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謂之姦可也。凡此數者。光有之乎。惇有之乎。賞繆罰濫。佞人徜徉。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

詞婉而嚴

小人譬之蝮蝎。其兇忍害人。根乎天性。隨遇必發。天下無事。不過賊陷忠良。破碎善類。至緩急危疑之際必有反覆賣國跋扈不臣之心。此年以來。諫官不論

誅心之論

得失。御史不劾姦邪。門下不駁詔令。共持喑默。以爲得計。夫以股肱耳目治亂安危所繫。而一切若此。陛下雖有堯舜之聰明。將誰使言之。誰使行之。夫四月

陽極盛陰極衰之時而陰干陽故其爲變爲大惟陛下畏天威聽明命大用乾剛大明邪正則天意解矣若夫伐鼓用幣素服撤樂而無脩德善政之資非所以應天也（後世但有其文）帝覽而善之以爲相州教授

芑山氏曰詔求直言謂宜虛衷開納脩復善政無爲姦邪所中讜亮如鷗不置諸左右爰資啓沃但使爲相州教授此徽宗之不足與有爲也昏德之號誰曰不宜

衆議曰不可。
使爲相州教授。此徽宗之不足與有爲也。召德之
爲議郎。所中讒。竟如關。不置諸左右。愛資深。宜
岜山尺曰。詰末直言。謂空虛萬間。綱修復善政。無
以薦天子。帝覽而善之。以爲相州教授。
帝夫人貴黃用帶素服撤樂而無修德善政之資非所
下畏天威謹明命大用乾剛大明所正則天道災異矣
門臨以昭國家之所而會于陽故其爲變爲大而[illegible]

楊時請損益祖法

宋徽宗宣和五年、以楊時爲邇英殿說書、時入對、言于帝曰。熙寧之初。大臣文六藝之言。以行其私。祖宗之法。紛更殆盡。元祐繼之。盡復祖宗之舊。熙寧之法。一切廢革。至紹聖崇寧。抑又甚焉。凡元祐之政事。著在令甲。皆焚之以滅其迹。自是分爲二黨。縉紳之禍。至今未殄。臣願陛下明詔有司。條具祖宗之法。著爲綱目。有宜於今者。舉而行之。當損益者損益之元祐熙豐姑置勿問一趨于中而已。又言燕雲之師。宜退

守內地。以省轉輸之勞。募邊民爲弩手。以殺當勝軍之勢。又言都城無高山巨浸。以爲阻衛。士人各異心。緩急不可倚仗。君臣警戒。正在無虞之時。帝首肯之、除邇英說書、

或曰。龜山入對。皆救時之言。不委以政柄。俾次第舉行。而僅除說書。所謂面從心咈者也。

孫　余垣　較正
余維樞

古方略謀卷之十終